

## 序

當我 78 歲的時候，是 2008 年，只因為稍解日語答應朋友的善誘，加入台灣唯一的日語俳句結社開始學習俳句。老實說俳句早已在念小學的時候就學過幾句，短歌也還記得有幾首，只是在 78 歲開始學習時才又想起。現在回頭看看過去九年，在開始吟詠俳句不久後就已產生〈甚麼是俳句？〉的疑問而迷惑。因而這九年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本業以及所有雜事，把所有的時間用在蒐集及詳讀有關俳句的資料，並以往年在別的領域獲得博士學位的方法分析研究，耗費了可以取得兩個博士學位的时间與工作，最後到達所謂傳統俳句就是俳句界的〈反多元主張:populism〉的結果，這應該也可說是本人有幸為外國人的好處的關係，不得不覺得很感謝。

俳句的意義應該是比一般人所認知的更為廣闊的，而世界上所有的俳人包括日本人在內都以各自的母語熱烈地在吟詠俳句。在日本也有很多人在反多元主張的壓力下，不顧他人的反應，各自在吟詠自己喜歡的俳句，但另一方也有不少人以玩言語的樂趣如學插花舞蹈似的，並因無知無罪而在傳統俳句所訂的三種規範下吟詠俳句而享受其樂。這些人好像是以年紀較高的人為多，但也有年輕人，並且以屬於各俳句結社的人為多，正如日人中川廣在十多年前就已有所指出，也是俳聖子規所指出的〈箱庭俳句〉，隨由各個結社的主宰及前輩的擺布來進行。不過那也很好，總比沉迷在牌局，賭博，玩彈珠好多了，至少可磨練更美好的古典日語和日語詞彙或詞藻。只要是深信那就是俳句但不會去排斥或批評追求俳句的真髓本質的人們就好。

另外，在台灣和中國等，有不少漢語文化圈的人士，因有一個〈俳〉字，將近來新發展的新型詩〈漢俳〉誤認為是俳句的事實，雖然已由

多位真正了解古詩和俳句的吟詠家確認為與俳句完全不同的詩型，可是仍有一些一知半解日語的詩人，或因由不識俳句的詩情是詠者和讀者因其人生經驗的不同而異，而藉由不正確的翻譯家的錦上添花或畫蛇添足式的個人感觸解釋的翻譯來解釋，不願承認錯誤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要了解詩人並不一定能夠瞭解所有的詩情、詩境、詩型。

時時讓我憶起當我初學俳句時，漢詩家也是俳人的石倉秀樹氏曾給我一句箴言要我〈去尋求從吟詠俳句能做甚麼，比尋求何謂俳句更好更有意思〉。我正是以外國語，正在依據這一句箴言去試探，而發現其中優點，也得知有很多外國人使用英語（因為外語我只懂日語和英語）意會俳句的本質、真髓而樂在其中。日本人應該高興這現狀也應認為是日本的榮譽，因為俳句的源頭發諸日本，而另外在 20 世紀初期，世界流行的意像主義（imagism）短詩也是以日本的俳句為榜樣。

有關俳句的更詳細的本人的思維都有在本書的隨筆各欄有所說明，請各位不吝賜教。最後祝〈俳句將來的更加發展〉做為本序的收尾。

(2017-9-30: 吳昭新)